



1984年

《中篇小说选刊》

获奖作品集

1984年

《中篇小说选刊》

获奖作品集

下 册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5·福州

一九八四年
《中篇小说选刊》获奖作品集
(下)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6.875印张 10插页 408千字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8,830

(精)1—3,350

书号：10368·63 定价：3.20元

精装(上、下册)定价：11.00元

作者介绍

邓友梅，男，原籍山东平原县，1931年出生于天津，久居北京。1942年参加革命当过交通员，1945年在新四军当过通讯员、文工团员、见习记者。五十年代开始写作，1957年错划为右派，粉碎“四人帮”后才重新执笔。作品有《在悬崖上》（1956年获《处女地》小说奖）、《我们的军长》、《话说陶然亭》、《寻找画儿韩》、《追赶队伍的女兵们》、《那五》、《烟壶》、《“四海居”轶话》等中短篇小说，《我们的军长》、《话说陶然亭》分别获1978年和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追赶队伍的女兵们》和《那五》分别获1979年和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那五》和《烟壶》曾在本刊选载。《烟壶》获《中篇小说选刊》1984年度优秀中篇小说奖。

现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主席团委员、中国作协理事、北京市文联书记处书记、市作协分会常务理事。

下 册

- 烟 壶.....邓友梅(1)
 一点探索
 值得反复玩味的《烟壶》.....晓 江(99)
- 啊，索伦河谷的枪声.....刘兆林(109)
 鸣枪礼赞军魂
 读《索》断想.....徐光耀(172)
- 绿化树.....张贤亮(181)
 关于《绿化树》的一些说明
 读《绿化树》随想.....张兴春(353)
- 雪落黄河静无声.....从维熙(367)
 几句多余的话
 华夏之魂.....高 光(458)
- 棋 王.....阿 城(471)
 一些话
 论《棋王》的一鸣惊人.....江曾培(514)

烟 壶

邓 友 梅

近年来由于大工业化的卷烟生产，使吸纸烟者遍及世界各个地区、各个阶层，把闻鼻烟这一古老的生活享受硬给挤兑没了。这是件叫人不服而又无可奈何的事！从卫生的角度看，鼻烟比烟卷、雪茄可实在优越得多。闻鼻烟只不过嗅其芬芳之气，藉以醒脑提神，驱秽避疫。并不点火冒烟，将毒雾深入肺腑熏染内脏。其次闻鼻烟时谁爱闻谁抹在自己鼻孔下边，自得其乐。不爱闻的人哪怕近在咫尺也呛不着熏不着，如果打喷嚏时再用手帕捂紧鼻口，那就毫无污染环境的公害。鼻烟自从明朝万历九年被利玛窦带进中国，到康熙、乾隆年间达到了它的黄金时代，朝野上下皆嗜鼻烟。那时，不会闻鼻烟的人大概就象今天不会跳迪斯科那样要被人视作老憨。康熙皇帝到南京时，西洋传教士敬献多种方物，他全部回赏了洋人。只把“SNUFF”收了下来。有学问的人说这几个洋字码儿，就是“鼻烟”。看过乾隆庚辰本《过录脂

评石头记》的人也会记得，晴雯感冒之后，头昏鼻塞，宝玉命麝月给她拿了西洋鼻烟来嗅过，痛打几个喷嚏，通了关窍，这才痊愈！纸烟也盛行了多年，它可曾有过鼻烟这样显贵的身分、光辉的业绩？

还有一个证明鼻烟优越的实例，自明末以来，由于鼻烟的流行，我国匠人结合自己民族工艺传统，大大的发展了鼻烟壶的制造艺术。您别小看鼻烟壶这东西大不过把握，小则如拇指，装不得酒，盛不得饭。可是它把玉石琢磨、金丝镶嵌、雕漆、烧瓷、雕塑、绘画、景泰蓝、古月轩各色工艺技术都集于一身，成了中国工艺美术的一朵奇葩。成了中国工艺技术一个浓缩的结晶。尽管经过上百年的流散、毁坏，很多珍品丧失了。今天我们若涉足到烟壶世界里观光，仍然会目不暇给，美不胜收。按原料来分，有金属壶、石器壶、玉器壶、料器壶、陶器壶、瓷器壶、竹器壶、木器壶、云母壶、觚器壶、象牙壶、虬角壶、椰壳壶、葫芦壶，此外还有珍珠、腰子、鲨鱼皮、鹤顶红……按其大类已是举不胜举了。若分细目，名目更加繁多。如同是瓷壶，又分官窑、民窑、斗彩、粉彩、模刻、透雕、青花加紫、雨过天晴，珐琅、窑变……同是玉石壶，则分白玉、青玉、翡翠、珊瑚、玛瑙、水晶……而玛瑙壶中又要分玳瑁、藻草、缠丝、冰糖……若按造型来分，则又有鸡心、鱼篓、砖方、月圆、双连式、美人肩等等。只一个圆壶，也要分作扁圆、腰圆、桃园、蛋圆等。一句话，烟壶虽小，却渗透着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心理特征、审美习尚、技艺水平和时代风貌。所以一些好烟壶在国际市场上常常标以连城之价。一九七六年德国拍卖行展出一只烟壶，几分钟内被人以二百万马克买了去。美国著名的烟壶学者司蒂文森先生去世后，他收藏的中国烟壶拍卖了一百四十万美元。这位司先生终生不娶，除去研究中国鼻烟壶几乎别无他好。他写的关于中国鼻烟壶

的研究著作，在同行眼中，差不多等于原子能学者眼里居里夫人的论文。在西方有两个“国际中国鼻烟壶学会”。他们定期开会，宣读论文，出版期刊。会员人数年年有所增加。司蒂文森先生生前就是设在北美的那个学会的主席。我们说鼻烟推动人们开拓了一个新的艺术领域，这不算夸大吧。

成千上万的人一生没见过鼻烟壶，照样学习、工作、恋爱、结婚、生儿、育女，这是事实。可你也别小瞧它。它能在国内外获得如此的重视，你得承认它在一个特定的领域里是闯出了成绩了。多少人精神和体力的劳动花在这玩意儿上，多少人的生命转移到了这物质上，使一堆死材料有了灵魂，有了精气神。您闻不闻鼻烟，用不用烟壶这没关系，可您得承认精美的鼻烟壶也是我们中国人勤劳才智的结晶，是我们对人类文化作出的一种贡献，是我们全体人民的一笔财富。……我们似乎走了题。本来是说闻鼻烟与吸香烟的“比较卫生学”的，怎么一下岔到烟壶上来了？

听说西洋有一派写小说的，主张落笔之前不要有什么构思、预想。找个话题开始之后，一切随着意识的流动而流动，随着思绪的发展而发展。这办法很近似我们祖先在《三教指归》上说的“鞭心马而驰八极，油意车而戏九空”的原理。准此，咱们也不必再把话题拉回到鼻烟上去，顺流而下往下讲烟壶吧。

二

烟壶中有一种做法叫作“内画”。水晶瓶也好，料器瓶也好，只要是透明的瓶体，全可拿来当作坯子。由画家在瓶子内部画上山水人物、花鸟草虫，写上真草隶篆、诗词文章。工笔写意，水墨丹青，透过瓶壁看来，格外精致细腻。这一技术极难。因为鼻烟壶在造型上有定例，瓶口阔者放不进一粒豌豆，窄者只

能插一根发簪，一般人用掏耳勺插进瓶内掏烟还难以面面俱到，要想往内壁画图谈何容易？更何况不论多精多美的图画文字，在画时一律要反面落笔，看起来才成正面图象。所以赏玩那方寸天地内的“壶里乾坤”时，人们难免产生各种臆想。有人说这东西是躺下来仰面朝天画的，不然看不清瓶内壁落笔点；一说这是用头发沾着颜料一点一点勾抹成的，一个壶要画半年；还有人认为这东西并非人所能为，多半是仙家游戏之作。因为那时“古月轩”制品正风靡一时，人们用“古月”二字推测出是胡仙所制。胡家众仙一向诙谐调侃。既能化作好女迷人，又能制造瓷器戏世，难免不会画几个烟壶来捉弄一下红尘中人。这本是极有论据的，可惜后来内画壶越传越多，这论据竟不攻自破了。您想，画个三两的玩玩还则罢了，整批的画，成打的卖，这明显是挣钱混饭的行径，仙家何至于落魄到这般地步呢？再往后，可就传出了有此特技的画家的姓名。到二十世纪初，北京一带有名画师就有了四位——北京人四平八稳惯了，搞选举、排名次一向和奥林匹克运动会或小说评奖之类国内外惯例相反，不选前三名，也不排前五名，偏是四名。“四大名医”，“四大名旦”、“四大须生”，吃丸子也要“四喜丸子”。于是便选出了四大内画画师。他们是：

“登堂入室马少宣，雅俗共赏业仲三，阳春白雪周乐元，文武全才乌长安。”

我们讲讲这个乌长安。

三

乌长安姓乌里阿，原名乌世保，是火器营正白旗人。祖上因军功受封过“骁骑校”。到乌世保这一代，那职叫他伯父门里袭

了。他闲散在家，靠祖上留下来的一点地产，几箱珍玩过日子。别说骑马，偶然逛一趟白云观，骑驴时两腿也打哆嗦。但这并不妨碍他作为武职世家的光荣，也不耽误他高兴时自称为“它撒勒哈番”。

乌世保活到三十多岁，一向安分守己地过日子。每日里无非逗逗蝓蝓，溜溜画眉，闻几撮鼻烟，饮几口老酒，家境虽不富有，也还够过。北京的上等人有五样必备的招牌，即是“天棚，鱼缸，石榴树，肥狗，胖丫头。”乌世保已没闲钱年年搭天棚了，最后一个丫头卖出去也没再买。其它三块却还齐备，那狗虽不算肥，倒是地道的纯种叭儿。他从没有过非分之想，就是一时高兴出堂会，玩票去唱几句八角鼓，也是茶水自备，不取车资。有一回端王府出堂会，他唱“八仙祝寿”。忽然那府里一个太监把嘴伸到乌世保耳边吹了点风：“我告诉您，王爷就要当义和团的大师兄了，您唱词里要来两句捧义和团的词，抓个彩，王爷准高兴！”凭心而论，乌世保决没有喝符念咒的瘾头，但既来祝寿，总要叫主家高兴，也藉此显现自己的才智。何况端王这时正得意，儿子溥儀被太后立为大阿哥，宣进宫里教养，很有当皇上的老子的希望。乌世保一铆劲，就加了几句词：“八仙祝寿临端府，引来了西天众神灵：前边是唐僧猪八戒，紧跟沙僧孙悟空，灌口二郎来显圣，左右是马超跟黄汉升，济公活佛黄三太，诸葛武侯姜太公，收住云头到王府，要见王爷大师兄……”

载漪听了捧腹大笑，问左右：“这个猴崽子是谁家的孩子？”那传话的太监说：“正白旗乌家，他祖宗是它撒勒哈番，现在正闲着。”载漪说：“噢，是武职呀。叫他上虎神营当差去吧！”

这虎神营是专为镇压洋鬼子才建立的一支突击队，以“虎”克“羊”，以“神”灭“鬼”，那用意是极好的。乌世保听了却

魂不附体，赶紧磕头说：“谢王爷恩典，可奴才不会打仗，不敢受命……”载漪说：“用不着你放洋枪。那儿少个‘笔且齐’，你去支应着。有我的面子，裕禄不会难为你。”

乌世保不敢执拗，磕了头出来，就急得象发疟子，后悔编那几句唱词邀来了恩宠。给他弹弦的那人叫寿明，是个穷旗人，可老于世故。见他急成这样，就出主意，让他弄了几件精致玩意送给那位传话的太监，向王爷稟了个“因病告假”的帖子。王爷本来也是一时高兴，出了这个主意。见他执意不肯，也就作罢了。过了一年，即是庚子。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和清政府议和时，有一项条款就是惩办“义和团祸首”。这载漪不仅没当上皇帝的老子，连端王的爵位也丢了，被发配新疆，终身禁锢，虎神营也就冰销瓦解。

八国联军占北京时，乌世保也倒了点小霉。那只叭狗跑丢了。他出去找狗，又叫洋人逮住去埋了一天死尸。看到死了那么多人，他想起端王要他去虎神营的事，实在有点后怕。

过了一年，和议谈成，北京又恢复了正常生活。他觉得大难不死，应当庆贺庆贺，就约了寿明等几个朋友，趁九月初九，去天宁寺烧香谢佛。

北京这地方，地处沙漠南缘，春天风沙蔽天，夏日骄阳似火，惟有这秋天，最是出游的好季节，所以重阳登高之风，远比游春更盛。

四

当时北海、景山，全是皇室禁地，官商百姓要出游，须另找去处。最出名的去处有城西的钓鱼台，城北的土城，城南的法藏寺和天宁寺。这几个地方为何出名呢？原来土城地旷，便于架起

柴火来吃烤肉；钓鱼台开阔，可以走车赛马；法藏寺塔高，可以俯瞰了望；而天宁寺在彰义门外，过珠市口往西，一路上有好几家出名的饭庄。乌世保要去天宁寺，为的是回来时顺路可以去北半截胡同的“广和居”，他那里的南炮腰花、潘氏蒸鱼，九城闻名。

乌世保请的寿明，就是替他出主意请病假的那位弦师。此人做过一任小官，但不知从什么时候，为了什么就远离了官场，而且再没有回复的意愿了。他弦子弹得好，不仅能伴奏，而且能卡戏，特别是模仿谭鑫培、黄润甫的空城计，称为一绝。各王府宅门每有喜庆，请堂会总有他。他也每请必到。他生计窘迫，不接黑杆，这又叫人更加高看一眼。不过他成天提着弦子拜四方，可不光是为了过弹弦的瘾，他还没到空着肚子凑热闹，为艺术而艺术的超脱境界！他借着走堂会这机会也兼营点副业，替古玩店与宅门跑活拉纤，从中挣几个“谢仪”。这事儿看着轻巧，其实不易，一要有眼力，品鉴古玩得让买卖双方服气；二要有信用，出价多少，要价高低，总得让卖主知足，买主有利可赚，成破都不能离大谱。这就造就了寿明脾气上的特别之处，一是对朋友热心肠守信用，二是过分的讲面子要虚荣。因为干这行的全凭“威信”，一被人看不起，就断了财路了。

这日他们从天宁寺回来，在广和居尽情吃喝了一阵，已是未时末申时初，夜宴上座的时候。出门时他和乌世保又叫跑堂的一人给包了一个荷叶包的合子菜，出门拐弯，走到了胡同北口。这时由菜市口东边过来一辆青油轿车。寿明没防备，叫车辕刮了个翘翘，还没站稳，车上跳下来个戴缨帽的差人抓住他领口就扇了一嘴巴。乌世保喊道：“畜生，你撞了人还敢无理！”这时车帘掀开，一个官员伸出头来喊道：“什么东西这样大胆，挡了老爷的车道，打！”

乌世保听这声音耳熟，扭过头一看，是自己家的旗奴，东庄

子徐大柱的儿子徐焕章。这徐焕章的祖先，是带地投旗的旗奴，隶籍于它撒勒哈番乌家名下。这样的旗奴，不同于红契家奴。除去交租交粮，三节到主子家拜贺，平日自在经营他的田土，并不到府中当差。这些人中，有的也是地主，下边有多少佃户长工、老妈下人，过的也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排场日子。但主子若有红白大事，传他们当差，可也得打锣张伞，披麻带孝，躬身而进，退步而出，抬头喊人主子，低头自称奴才。别看他们在家当主子时威严得不可一世，出来当奴才时却也心安理得、安份守己。他们觉得这也是一份资格、一份荣耀。他们教训自己的奴仆时，往往张口就是：“你们这也叫当奴才？看看我们在旗主府里是怎么当差的吧！主子一咳嗽，这边唾盂递过去了。还等吩咐？主子传话的时候，哪一句上答应‘嗽’，哪一句上躬身后退，都有尺寸管着，能这么随便吗？”

这些年有点变样了，不少主子家越来越穷，有的连家奴都养活不起，干脆让他们交几两银子赎身。有的主子自己落魄作苦力，扛包儿当窝脖儿了。旗奴却当官的当官，为商的为商，发迹起来。旗主子就反过来敲奴才的竹杠。有位主子穷得给人扛包儿，他的旗奴赎身后作了太仆寺主事，这主子一没钱用就扛着货包在太仆寺门口转悠，单等他的奴才坐轿车来时拦着车喊：“小子，下来替爷扛一估截！”太仆寺主事丢不起这人，只得作揖下跪，掏钱给主子请他另雇别人。因为按着“大清律”，奴才赎身之后，尽管有作官的资格，仍保留着主奴名分。旧旗主打死赎身旗奴，按打死族中旗奴减一等定罪，不过“降一阶调用”而已，没哪个奴才敢惹这个漏子。

徐焕章的父母是赎身脱了奴籍的。可徐焕章是家生子，尽管脱了籍，也要保持奴才名分。徐焕章连半个眼都看不上乌世保，焉能甘心受这窝囊气呢？有舍银子舍钱的，还有舍奴才当的吗？

当奴才可以，总有点什么捞头才行。为了和老主子抗衡，他得寻个新主子。如今连太后皇上都怕洋人，不如投到洋人名下最合时宜，于是他信了天主教，并且由天主教神甫资助上了同文馆，在那里学了日本话和法国话。为此，闹义和团的那一阵，他可真丧魂失魄了几个月，躲在交民巷外国医院当了义务杂役。直到八国联军进城后的第四天，他才敢回家。因为八国联军进城头三天，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徐焕章知道底细，没敢出门。乌世保是正白旗，徐焕章既是乌家的奴才，自然也住在正白旗的防地，也就是朝阳门以北东四大街以东的这一地带。这一地带在联军破城之后归日本军占领。徐焕章一路走来，就见有几家王府和大宅门口挑出白色降旗，上写“大日本国顺民”字样。自家门口，只见也挑了幅白旗，却没写字。到家之后，问起原由，才知道这日本占领区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不挂归顺白旗的人家，日军就视作义和团拳民，任意杀戮。几个王府大户带头挂出了白旗，没来得及逃走的百姓也只得效法。但有的户无人识字，有的人不甘心自己戴上“顺民”帽子，便只挂旗不写字，多少给自己留点脸面。徐焕章听后，连连摇头，叫他女人赶紧把旗解下来。他爹听了，连忙拦阻说：“别价，太后跑了，八旗兵撤了，连肃王府都挂了白旗，咱能顶得住鬼子的洋枪吗？”徐焕章说：“我不是要撤下来，我叫她把旗解下来写上那几个字。”他女人说：“不写字鬼子兵也认可，咱何苦自己往上立那亡国奴的字据！”徐焕章说：“住口！我们这谈论国家大事，那有你说话的地方？”“德性！”他女人往地啐了一口，出门把白旗解下，扔在了书案上。徐焕章是在同文馆学过日文的，就研好墨，润好笔，展开白旗，端端正正写了几个地道日本文字“顺民の家”，挂了出去。这招牌一挂，十分生效，第二天下午一个军曹带着四个日本陆军士兵就来找徐焕章谈话了。那时全北京城里，要找两个会日本话的中国人，实

在比三伏天讨唤两个冻酸梨当药引子更难办。日本军成立临时伪政权“安民公所”，正寻找“舌人”，自然要找这白旗上写日本字的人来。第三天徐焕章左胳膊上就套上了个白箍，上边写“大日本军安民公所”，盖了关防。从此晃着膀子跟日本巡逻兵一块抓拳民，杀乱党，替日本军队搜罗地方上的痞赖劣绅组织维持会，一时间成了北京城东北角上的伏地太岁。日本人知道敢于出头干维持会的人，没一个在老百姓眼里有斤两的，叫他们出来临时维持一下街面秩序可以，靠他们长久为自己效劳绝对没门儿，就交给这维持会一项任务，要他们探听在这一地区居住的王公大臣们的行踪和品行，以便发掘可委重任的大角色。也是该当徐焕章发迹，这区内住着一位铁帽子王，曾任镶红旗汉军都统、军咨大臣，现任民政部尚书的善耆。善耆跟前一个戈什哈和徐焕章住邻居。这天徐焕章从维持会回家，路过这戈什哈门口，看到那人在院里放了个小炕桌就着黄瓜喝烧刀子。他看了一眼，并没在意。他走过去后，只听背后咣当一声急忙把大门关上了，这才引起他警觉，心想：“这小子不是随肃王保着太后跑陕西去了吗？怎么突然显魂了？”想到这，连家门都没进，原地一扭身又走了回去，照直走到戈什哈大门口，用手把门拍得山响说：“沙二爷，开门！”

这位戈什哈，去年夏天因为自己老婆往徐焕章门口扔西瓜皮，倒洗衣裳水被徐焕章老婆骂了几句，他曾到徐焕章门口寻衅打过徐焕章他爹一个耳光。这次回来一听说徐焕章发迹了，当了通司，先就有几分胆怯；偏偏刚才喝酒忘了关大门，被徐焕章看见了，又加了几分不安，所以赶紧关上了门，门关好后往回走了几步还不放心，又回来扒着门缝往外瞧。他刚一伸头，徐焕章正好用劲来拍门，几声山响，先吓走了他三分锐气。等把门打开，一见徐焕章那一脸假笑，干脆把为王爷保密的规矩全忘，只记得

讨好姓徐的，以免遭其报复的心愿。于是问一句答一句，便把肃王奉旨回京议和的事全交代清楚了。

徐焕章第二天恭恭正正上了个密札，告诉东洋人善耆从西边回来了，正躲在府里抽大烟。日本人为这赏了徐焕章十两银子。这善耆正是日本人要物色的理想人物，他不光爵高位重，提倡洋务，而且特别跟日本有渊源，有名的浪人川岛浪速，和他素有交往。日本占领军得到徐焕章的情报后，立即找川岛拉线，派安民公所总办柴贵亲往肃王府拜会，从此打下了今后几十年善耆一家为日本帝国效劳的基础。善耆为日本军队出的头一把力是由他出面推荐介绍三百名步军和绿营兵，为安民公所组织了一个“巡捕队”。日本人就把徐焕章派在巡捕队当笔帖式。后来八国联军撤兵，善耆就以这个汉奸队为基础办起中国最早的警务来。

乌世保在八国联军占领时，被抓去埋死尸，曾经碰见过徐焕章。只见他头戴凉帽，身穿灰布长袍，胳膊上带着白袖箍，手提大马棒驱赶中国人抬尸体挖坟坑。他想招呼一下，求徐焕章说句话把自己放了，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并且故意转过脸把帽子拉低躲过徐焕章的视线。他实在丢不起这个人！他宁可皮肉受苦，也不愿叫大伙知道这驱使自己的人原是自己的奴才。当时他咬咬牙忍住了，今日一见这火又勾上来了，何况撞的是他的朋友？乌世保提高嗓门，慢悠悠地问：“我当是谁呢？徐狗子呀！你好大威风？”

徐焕章转头一看，不由得吸了口凉气儿，暗说：“有点威风呢！”这不是在巡警衙门，是在大街上，大街上还是大清国的法律，要叫他兜头盖脸骂一顿，往后怎么当差管事在人前抖威风呢！好汉不吃眼前亏，先把事情化了，有什么章程回自己衙门再说。想到这儿，就满脸堆下笑容说：

“哟，主子爷，您吉祥！”跳下车来就打千，“奴才瞎眼

了，奴才罪过！”

这时闯祸的车伕和听差赶紧躲开了。寿明见坐车的人请安赔礼，是自己朋友的奴才，也就不再发作。忙说：“不要紧，没碰着，走吧！”偏巧凑来看热闹的人里边有几个人认识徐焕章，早已恨得牙痒痒而找不着办法报复他，一见这机会，可就拾起北京人敲缸沿的本事，一递一句，不高不低在一边念秧儿。

“这可透着新鲜，奴才打自己的主家！”

“人家有了洋主子了，老主子还放在眼里吗？”

“子不教父之过，奴欺主是旗主子窝囊！”

“这话不假。”

“您不瞧，如今这奴才什么打扮，什么身份？再看这两位主子爷，那行头不如奴才的马伕鲜亮了！反了个儿了！”

“大清国没这个家法！倒退二十年，时松筠当了内阁大学士、军机处行走，他主子家办白事，他还换上孝服在主子灵前当吹鼓手呢！”

这菜市口是南方各省旱路进京的通衢大道，又正是游人登高归来的时刻，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杂。有人就喊：“打！”

“噢，旗主还想靠他去攀洋亲哪！”

乌世保哪受过这种刺激，恰又喝了酒，便一扬手举起荷叶包朝徐焕章砸了过去，大声骂道：“你小子当官了，你小子露脸了，你小子不认识主子了！我今天当众教训你，让你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看热闹的一见这穿得鲜亮体面的官员被个穷酸落拓的旗人砸得满头满脸猪肝猪肠、头蹄下水，十分高兴，痛快，于是起哄的、叫好的、帮阵的、助威的群起鼓噪，弄得菜市口竟象谭叫天唱戏的广和楼，十分闹热火暴。

徐焕章见过世面，知道在目前这情势下若要反抗，大伙一人